



“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，路经蓝关，就可怜了当年的韩愈，他当年是‘雪拥蓝关马不前’呀，我很幸福，现在坐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经常是我给我弟打电话说我回去，我弟问：吃啥呀？我说：面条吧。我弟放下电话开始擀面，擀好面，烧开水，一碗捞面端上桌了，我正好车停在门口。”

2011年，贾平凹入选“中国梦践行者”，我和上海电视台的导演王小龙等人一起去西安采访他。当时，在采访以后，我按照他开的路条，包车去了他老家拍外景花絮。当时，棣花还没有开发“棣花古镇”这个旅游项目。整个小镇的面貌，和中西部很多小镇面貌差不多。

虽然山美水美，黄土地里种满了青绿的麦子，诗情画意。但一进入小镇，满眼的脏乱差，垃圾随处可见。除了热闹的菜市场有人气外，其它街道，除了几个店铺和地摊外，看不到什么人，街道凋敝、空旷，看到的都是衰败和凄凉。每当有车经过的时候，灰尘就弥漫着满天飞。

贾平凹老家棣花村，是一个典型的农村，大部分都是不同时期的老房子，时空穿越年代混乱，有上世纪40年代改的老木头房子和黄土坯砌成的土屋，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用红砖、青砖盖的屋子，有一层、一层半带阁楼，用水泥预制板盖的两层楼，白墙黑瓦，雕花的门窗，仿古式的屋檐和门头，长着荒草。

白天走在村里，门前屋后，空荡荡的，看不到人。偶尔传来四处游荡的狗、鸡鸭打鸣，才有一些生气。很多人家都是老人家和小孩子，

中年人和年轻人，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，都进城打工去了。

贾平凹老家，也是一个院子，80年代修建的，外墙都是红砖，里面刷了白墙，门前是石碾子、石磨子，还有一个水井。院子中央有一棵梨树是他父亲生前种的。我走进主屋，屋子里堂屋靠墙是一排柜子，是贾平凹父亲原来打做的，如今放着香案，放着他母亲的黑白遗照。几把落满灰尘的藤椅，一个腌咸菜的大缸，屋子长期没有住人，显得荒败凌乱，四角都有蜘蛛网。

老屋里有一个房间，是贾平凹当年结婚的婚房，当年他大学毕

下图：老家的清风街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写了清风街，也是在书写人生。



业，工作几年后，和同是乡党的前妻结婚，就是回老家办的婚礼。屋子一直维持了当年的样貌，一排半人高的木柜子，上面放着一个老木式的收音机，一个黑白电视机，墙上挂着老照片，靠床的白墙上，挂着一个大大的日历，一个手打的沙发床，是母亲在世的时候，给他打的婚床。

当我们九年之后，再次造访的时候，在政府和商业资本合力打造下，棣花镇和贾平凹旧居，一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。

陕西省商洛市和丹凤县两级政府，投入巨资，开发文化旅游产业，试图借用贾平凹的名声和文学作品里的力量，投资上亿，开发了“棣花古镇”，试图通过旅游开发，发展地方经济，改变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下属小镇的命运。

如今的棣花镇，已经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依托贾平凹家乡这个卖点，挖掘棣花古驿站的历史文化及当地的民俗文化，开发出了如今的“两街（宋金街、清风街）、一馆（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及老宅）、一荷塘（千亩荷塘）”的景观。

此外，按照贾平凹的小说作品里的记忆，新建了原本毁掉的魁星楼、法性寺等老景观，形成了宋金街、二郎庙、荷塘区、贾源村、清风街、棣花秀苑区、花海区、作家村等八个游览区。

不能不说，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奇迹，一个作家的虚构出来的文学世界，居然改变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地理面貌。如今，贾平凹的故乡，村子里的旧居，亲人和朋友，贾平凹和棣花古镇、商州，这些不同的词汇，被商业的手穿起来，成为了